

秋雨总是飘得阴郁。那是只有路灯之下才能看到的密集的飞扬,像雪,却又夹带暖风的情景,便是热带的缠绵。我应该习惯了,却还是打了一把过于正式的伞。像一个久病孱弱的人。

山河无人

张怡薇

巴黎恐怖袭击爆发以来,整个世界为之痛心。我想起贾樟柯为《时光煮海》所写的序,他说法国人说,“彼此沉默的时候,其实正有天使飞过。”

有一些共鸣,或者来源于相似的相逢与蛰居,新鲜的城市自然有太多难忘,却未必真的日日皆欢。书中贾樟柯廖承志写给蒋经国的信里,“咫尺之隔,竟成海天之遥”,旧年仅当过时的“好文笔”来读,如今想来却显得字字惊心。家国、离散、生死,不得已的万千个再见不见,在往时都是偶然中偶然,一念中一念。而当半个多世纪过去,和平再度流转为惘惘的威胁,流血警醒着热爱生活的人们,你们曾在微博、微信上留下过的“咫尺之隔”的点滴,不经意的偶然便会成为众目睽睽的“海天之遥”。

晚来读到洪子诚在《阅读经验》一书中所写:

“在这个悄悄到来的时代夹缝中,即使你并未特别留意,‘变化’也能够觉察。日子变得有些缓慢,心情也有些松弛。不再有无数的场合要你表明态度、立场。你为过去居然没有留意冬日夜晚湖面冰层开裂的巨大声响而惊讶,你开始闻到北京七八月间槐花满树的浓郁香味。你有了‘闲适’的心境倾听朋友爱情挫折的叙述,不过还没有准备好在这类事情上进行交流的语言。你经常有了突然出现的忧伤,心中也不时有了难明的空洞的感觉。”

如果不是“北京”二字,我真的以为每一个字都在写当下的我,写我们。然而洪子诚写的却是1960年的“间歇期”——“大跃进”还是昨天的事情,但在心里仿佛已变得有些遥远。而另一次以“文化”命名的“革命”,则还没有降临。这是离奇的忧虑,为闲适所隔,是被危机所逐步溶解的私人感知。我们一起身处这样的初冬,仿佛从未有

过,将来也不会再有了。深秋回上海奔丧的几日里,我看了贾樟柯《山河故人》。电影无疑是带着企图,这样的企图,甚至是抒情,会折损一点叙事的亲密。他蜻蜓点水的忧伤背后试图隐藏起某种我们人人见过的、经过的刻骨铭心的东西,这种东西往大了说是我们魔幻的国家魔幻的三十年,往小了说,其实世界从来都是这样的。人也是这样。艺术家只需

要照亮这种“这样”,变迁或者死亡。然而世界变化那么大,不近人情地飞奔着互相遗忘,就连这样的凉薄都不是新鲜的。契诃夫有一个短篇小说叫做《主教》。它的结尾写到那个名叫彼得的主教死了,一个月后,一个新的主教到任,谁也不再想到彼得,他完全被人忘记了。只有他的老母亲每逢傍晚出门去找她的奶牛,在牧场上遇到别的女人,谈起自己的儿子和孙子的时候,才会说到她有个儿子,做过主教。而且,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总是胆怯,生怕别人不信她的话;而的确,并不是所有人都信她的话。

这是我看过关于死亡的最好的短篇之一。契诃夫花费了四节写了主教在复活节前的活动,他与这个小镇上其他普通人数十年的交往,他牵挂的人、探望的人、理解的人,他若隐若现的疾病。而抵达结尾,人们忘记了他。

契诃夫自己过世的时候,克尼碧尔记述道:

“他平静地喝完了这杯酒,安稳地将身子朝左侧躺下,很快便睡着了,永远地睡着了……这是美丽的死亡,没有病死的挣扎,没有苦痛……医生走了,天慢慢变亮,随着大地的苏醒,鸟儿唱起了柔美的歌声,宛如对死者的第一声祈福。附近的教堂已传来了管风琴的奏鸣声。没有人声嘈杂,没有市井嚣尘,有的是美,是静,和死亡的庄严……”

仿佛在上个月中一个普通的周六,久病的女人走了。母亲说,他们在尸体前站了很久,没有人说话。“彼此沉默的时候,其实正有天使飞过。”后来,迟到的我在寒风冷雨里,循着棺木走了小小的一段路,山河依旧在,故人已远行。时光煮海。

一滴水能折射太阳的光辉。生活中的小事往往深深打上时代的烙印。扫帚,扫地除尘的古老工具,自打吸尘器诞生后,地位便一落千丈;这两年随着精巧的扫地机器人进入寻常百姓家庭,扫帚更是被打入冷宫。不过,我老婆偶尔也会使用扫帚打扫卫生。有一天,她忽然发现家里的扫帚“年事已高”,“毛发”脱落过多,决定上街买把新扫帚。周末逛街,转悠了一上午,也没有把扫帚买回家。扫帚去哪儿了?

扫帚去哪儿了

姜宏云

家门口的街小巷有许多商店,过去一些杂货店散落其中,卖些扫帚、簸箕、菜刀、毛刷等日常生活用品,虽然不起眼,但甚是方便。被我老婆这么一问,我便留意起来,发现许多日杂店关门消失了,不仅是日杂店,许多卖时表百货的店面也都关张了,只留下出租门面房的告示。“难道扫帚都被哈利·波特拿去飞天了?”我说了

句玩笑话。“现在是电商时代,上网买东西,又便宜又方便,我帮你一键搞定,哪里还要费劲上街去买。”儿子插嘴道。是啊,今年光阿里巴巴就在“双十一”购物节取得创纪录的912亿元。几天后,快递小哥就来我家敲门,一个长纸盒里放了两个扫帚头和一个扫帚杆。“互联网+”让电商疯狂赚钱,盆满钵溢,而实体店却步履维艰,难怪上街买不到扫帚了。

扫帚去哪儿了,这个问题对我来说,是第二次遇到。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,那还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冬天。那时,我还是刚穿军装没佩领章帽徽的新兵蛋子。当兵33载,开过无数会,但第一次班会至今难忘。那晚,班长十分认真地表扬了某新兵,为啥?这位新



马勒别墅 (剪纸) 李守白作

我在台湾东吴大学有一间不算大的研究室,就在校园里僻静的一隅,是个远离尘嚣、能让我专心读书的清幽之地。我搬进这里不久,就给自己的这方小天地起了个英文名字,叫Lecturium,灵感来自《牛津英语词典》(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)第一任主编詹姆斯·穆雷(James Murray)的词典工作室“缮写房”(Scriptorium)。我以此为本略加修改,把代表“书写”的拉丁文词根 script 摘除,换成代表“阅读”的词根 lect,自创了词典查不到的Lecturium,意为“读书处”。

同事、友人来访,看到门口挂牌上的Lecturium,总会好奇地问上两句,我有典故可以讲,马上就能活络气氛,是个绝佳的破冰题材(ice-breaker)。

身为英文工作者,帮研究室取个洋名虽不多见,但也不足为奇。然我提笔为文,言及斯室时,总得在汉字的沃野平畴里穿插个突兀的英文单词。虽说这颇符合许多台湾人的习惯,动不动就把洋文挂在嘴边,但我内心深处仍隐隐挂念,要给研究室起个地道的中文名字。

后来诸事繁忙,而我这个起名的念头却不曾断过。我本想说按字面翻译,lect乃阅读之谓,原先倾向直取单字,如“阅”、“读”、“学”、“习”之类;-orium表处所,中文里有几个常见的字眼可供选择,如“斋”、“轩”、“居”、“屋”、“堂”、“室”、“舍”之属。然二者搭配起来的各种双字组合,如“阅斋”、“读轩”、“学居”、“习室”等等,总让我觉得味道不对。

后来我把想法松散,扩大为二加一的三字组合,仿“荣宝斋”的结构。我想到了《论语·为政》的“学而思则罔,思而不学则殆”,觉得学思合一乃儒家为学的理想境界,便造出

给研究室起个名

曾泰元

了“学思斋”,顿时颇感自豪,可上网一查,发现早已有人用了,只得作罢。之后又在类似的思维里打转,想出的点子自己都不甚满意,兜来绕去,转不出来。

蹉跎了好一阵子,有个念头突然闪过我的脑际。台北阳明山半山腰的林语堂故居有个书房(现已改为餐厅),名为“有不为斋”,用的是三加一的组合,不拘谨的词语结构,透露出林语堂自得闲适之气,加上他“有所不为,有所不为”的寓意,颇有中国传统文人的风骨。

这似乎就是我要的味道。汲汲营营于尘世,孜孜矻矻于案牍,不太像是我的风格。我灵光乍现,《孟子·万章上》讲到鱼然而逝,子产说“得其所哉!得其所哉!”是的,能安身立命得其所,何其快哉!我把“得其所哉”改为谐音的“得其所斋”,不禁志得意满。

不幸的是,上网一查,“得其所斋”用的人还真不少,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!无奈,只得再度割爱。换了

几种类似的组合,如“适其所斋”、“安其所斋”似乎都不错,但仍不尽如意,于是我就搁在脑海里,最后还是不了了之。

有一天想起了陶渊明,想起了他的《桃花源记》。在那样一个古中国的乌托邦里,村人“问今是何世,乃不知有汉,无论魏晋”,偶尔厌倦了儒家的秩序,投身至道家的怀抱,尽情享受那“帝力于我何有哉”的旷达。不知道有汉朝,不知有汉,不知汉,而我也不正是个知识浅薄阅历贫乏、四体不勤五谷不分、多所不知的汉子吗?这双重的寓意,勾勒我向往的境界,也刻画出我的精神面貌,巧妙地表达了理想与现实的双重意象。

不知汉斋!林语堂给了我结构,陶渊明给了我内涵,作为我研究室的中文名字,真可谓神来之笔。我赶紧上网搜索“不知汉斋”,找不到完全符合的结果,于是名正言顺地被我据为己有。“不知汉斋”这四个字,在我肠枯思竭之际,最后竟也让我挪用,成了我第一本随笔集的书名,从此变为我专属的财产。

适应性和上进心

过传忠

读了《复旦附中老三届纪念文集》中同学们的这些文章,几十年前许多往事又浮现眼前,而你们离校后的种种经历更是深深地吸引着我,促使我进入了有意义的思考。

在你们将近古稀的人生历程中,在校几年的生活毕竟是短暂的,基础教育的成果更多地体现在毕业后的生活中,更何况你们几乎完整地经历了“文革”的全过程,又全身心地投入了改革开放这一独特的历史发展阶段。

面对复杂而严峻的社会生活,你们中的大多数都具有适应性和上进心,而这和附中的教育是分不开的,这是母校给予的最宝贵的财富。

适应性和上进心,首先表现在经受住了种种考验和磨难。在上山下乡阶段,无论是返乡插队还是去崇明农场,无论是去当一名边疆的农垦战士还是成为国营农场的一

人物,她的履历在老三届同学中是很有典型意义的。世上没有现成的晚餐,学一样,干一样;转一行,爱一行……在国内是如此,去到国外更是如此。变幻莫测的环境造就了多方胜任的弄潮儿,正如你们当中一位所说的,“这都是靠基础厚,而老本是附中给的。”

再次,从文章中,我发现同学们的这种适应性和进取心还来自你们坦诚、纯真和深厚的感情。你们不会“多情反被无情恼”,你们倒每每是“道是无情却有情”。你们对学校、师长、家长和亲属们的感恩之情,你们对周边人物和社会各个阶层的博爱之心,既不是从天而降的,也不是刻意追求所能获得的,这是你们人生阅历的硕果,反过来又推动并丰富着你们的阅历。

我为同学们的人生之路奉上我的赞美,我为体现在你们身上的附中教育成果感到激动和欣慰。

最近,图片社交软件 Instagram 上有个非常热门的标签“晨拍”,从明星、名模到普通大众都乐此不疲地晒早上醒来素颜的照片。更令人惊喜的则是网民的态度,大部分的留言均从赞美的角度出发,认为未经修饰过的素颜和经过化妆的容颜都很美。只要能自信地展现自我,足可掩盖那些微小的肌肤瑕疵。

在仿佛世界已经要被“动一动更美丽”的整形潮流和“化妆是作为女人的基本素养和礼仪”的化妆潮流所改变的当下,素颜更是一种生活态度。

乐意晒出自己素颜照的女人

首先一定是个热情的护肤达人,只有熟悉自己的肤质,热衷于保养功课,才能把肤质调理做到上一个高不可攀的台阶。有些化妆品能起到修饰皮肤的作用,但是某些化学物质的成分反而对皮肤不好,因此化妆品再怎么完美也有弊端。她们还是资深的保养达人,知道这个许多人没有意识到的秘密:皮肤是我们身上最大的器官,它需要外敷内养。要想不化妆也漂亮,那就得多喝水、多补充维生素,还要保证充足的睡眠,吃健康的天然食物并且坚持适量的运动,不要过量饮酒。

最美是素颜

隽秀

优待自己和自己的身体,才能让身体的机能调节到最好状态,这才是不化妆也漂亮的前提。她们深深懂得,皮肤的健康取决于身体的保养,尤其是养护好脏腑,就能呈现肤若凝脂的肌肤状况。还知道早上饮用温热的柠檬水,能起到排毒养颜的作用。会吃五谷杂粮粥,也会煲一锅广式靓汤。她们还善用服装来打扮自己,懂得色彩搭配的宜忌,做一个最自信最出众的窈窕美女。

若你担心素颜太过简单朴素,请记住真正的美女就是不着脂粉,却能展现良好的肤质的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了“学思斋”,顿时颇感自豪,可上网一查,发现早已有人用了,只得作罢。之后又在类似的思维里打转,想出的点子自己都不甚满意,兜来绕去,转不出来。

蹉跎了好一阵子,有个念头突然闪过我的脑际。台北阳明山半山腰的林语堂故居有个书房(现已改为餐厅),名为“有不为斋”,用的是三加一的组合,不拘谨的词语结构,透露出林语堂自得闲适之气,加上他“有所不为,有所不为”的寓意,颇有中国传统文人的风骨。

这似乎就是我要的味道。汲汲营营于尘世,孜孜矻矻于案牍,不太像是我的风格。我灵光乍现,《孟子·万章上》讲到鱼然而逝,子产说“得其所哉!得其所哉!”是的,能安身立命得其所,何其快哉!我把“得其所哉”改为谐音的“得其所斋”,不禁志得意满。

不幸的是,上网一查,“得其所斋”用的人还真不少,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!无奈,只得再度割爱。换了

几种类似的组合,如“适其所斋”、“安其所斋”似乎都不错,但仍不尽如意,于是我就搁在脑海里,最后还是不了了之。

有一天想起了陶渊明,想起了他的《桃花源记》。在那样一个古中国的乌托邦里,村人“问今是何世,乃不知有汉,无论魏晋”,偶尔厌倦了儒家的秩序,投身至道家的怀抱,尽情享受那“帝力于我何有哉”的旷达。不知道有汉朝,不知有汉,不知汉,而我也不正是个知识浅薄阅历贫乏、四体不勤五谷不分、多所不知的汉子吗?这双重的寓意,勾勒我向往的境界,也刻画出我的精神面貌,巧妙地表达了理想与现实的双重意象。

不知汉斋!林语堂给了我结构,陶渊明给了我内涵,作为我研究室的中文名字,真可谓神来之笔。我赶紧上网搜索“不知汉斋”,找不到完全符合的结果,于是名正言顺地被我据为己有。“不知汉斋”这四个字,在我肠枯思竭之际,最后竟也让我挪用,成了我第一本随笔集的书名,从此变为我专属的财产。

元宵灯谜

陶宽汝
清晨雾霭少
(国名二)
昨日谜面:看万山红遍(影视演员)
谜底:张丹峰
(注:张,看)

